

(接上期)

我故意问：“闻免，你是哪个大学毕业的？说话这么有水平。”

她一本正经地说：“我家小儿子说了，我是‘家里蹲’大学毕业的。”

我止不住地笑，说：“加里敦啊！那学校可不是一般人儿能进的。”

我把记录本塞进小包，站起来四处搜寻，很快，目标锁定。我把包迅速塞给闻免，说：“帮我看着。”就斜穿棉田，直奔西北角的乱草丛，脚步和神态在棉棵中有失稳重。有笑声粘上我的后背，不用回头，就能猜出她们追索我的目光，同那憨妹子没什么两样。

在膀胱仗义的隐忍中，乱草丛亲切地迎向我，我一头钻进它金黄色的庇护里，四周有说不出的通透。

回来时我脚步轻盈，手里一大把蓬松的芦苇花。那细杆上柔软的白绒花，被凉飕飕的小风，吹成一个个羽毛般的小旗子，不断飘飞细微的绒毛。从闻免手里接过我的包，蹲在棉棵里，掏出记录本，把手中的芦苇栽进外层的小兜，我的小包，突然间长出了绒绒的翅膀，活像刚出壳的企鹅。

闻免的手，从棉朵移到我头上，小心地摘。我说：“我头上也长棉花了？”

她笑着说：“姐啊，瞧你这一头一身的毛毛刺，活像一只抱窝的老母鸡。”

怎又把我 and 老母鸡搭上了关系？我打心里想笑，一地的人却呱呱笑了，那笑声很有凝聚力，像平地起了一阵风。也许我跑向草丛时，他们就酝酿了一场笑，这笑点，猛然被闻免引爆了。我在这横七竖八的笑声中懵懂着，站在那里，不安地打量身上的衣着。

因为担心早起太冷，我特意在羽绒服外面加了一件黑呢绒短大衣，刚刚钻了一趟杂草丛，没想到这些可爱的植物，待我竟然如此的热情，它们轻巧地把芦花的绒毛，苍耳的种子，茺茺草的碎叶，粘上我的头发和衣服，就连袜子上也没有放过。两只苍耳小宝宝，金黄饱满的小身子，布满尖细的小毛刺，小毛刺紧紧勾住袜子的丝线，它俩并排躺上我的脚面，像两只迷你的小刺猬。

闻免在说笑声中，一点一点儿地帮我摘毛叶，我蹲在那儿，欣赏这两只苍耳种子，不知道该对它们怎么办，脚面被抓挠得疼，我就伸出两个指头，忍受刺痛，把这俩小家伙一一拿下，听得脚面细微的声响，我的黑丝袜破开两个小洞。两个苍耳种子，乖巧地躺在我的手心里，我把它们俩用柔软的眼镜布包上，放进我的眼镜盒，拍拍盖子说：“你俩既然

选择跟上我，那咱们一起回中原吧。河南丰润的黄土地，将是你们第二个家。”

闻免伸过来一只手，摊开的手掌，里面一小把苍耳、芦花毛。她说：“你把这些也带上吗？真不知道你们这些读书人脑子里都想些啥？”

我说：“闻免，还别说，你那个比喻还真形象，说我什么来着？像一只抱窝老母鸡？”

她笑得指头捏不住棉花，我上前接住棉花，说：“哎，打住打住，小心笑尿裤子。”她一屁股坐在地上，笑得五官错了位。

“玫瑰女”陈银行说：“老乡啊，没想到你斯斯文文的也会说笑话，二妮姐的裤子都尿湿了。”

“指甲姐”付二妮，抓一把土投向她，说：“你这疯妮子，咋知道我尿裤子了？恐怕你那裆里又开红花了吧！”

听得我心惊，警惕地找寻邓大哥和白路根，没找见这两个男人的大脑袋，明白他们把自己藏进了棉棵里。我小声地问：“姐妹们，咋不见你们跑出去解手呢？每天都是我和柳枝儿来回忙活，你们是属貔貅的吗？只进不出？”

棉田里又掀起一阵笑，“指甲姐”笑出了鸭叫声，说：“俺的娘啊，这回真尿裤子了。”

我说：“赶紧抓把棉花垫垫吧。”

她捂着肚子笑，说：“那可舍不得。”

闻免说：“这些天，俺都在背后没少议论你和柳枝儿，说，这俩傻子，跑多远去解手。”

我一愣，没想到在她们眼里，我也是个大傻子。

闻免向我做了象征性的小动作，说：“裤子一褪，就地一蹲，不就齐了，就这么简单，你还呼呼吸跑过去。”

我说：“要逢上大事呢？比如柳枝儿拉肚子……”

“玫瑰女”抢着说：“那还不容易，折断一根棉花杆，就地刨个小小土坑，往棉棵里一蹲，完事儿一埋，省时省力又施肥。”

“指甲姐”说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。能迁就的事儿就迁就吧，咱是来拾花挣钱哩，一天解手跑几趟，少拾几斤花，少挣几块钱，那累积下来就多了。”

我感叹：经验是从劳动中得来的。这棉花杆的用处还真多，既能当筷子，还能刨茅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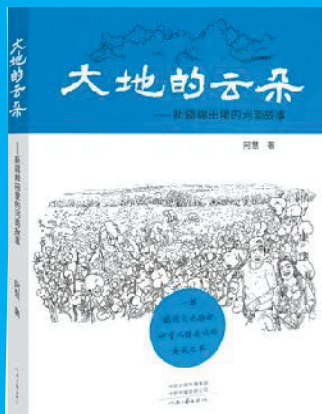
“指甲姐”付二妮在热闹的说笑声中，说：“一年来新疆这一趟，别管挣多少钱，别管手指头伤多重，俺还是觉得值。你看，大伙儿一起干活多快活，说说笑笑好像回到了生产队。那时，全村老少都在一块地里干农活，手脚不停，嘴也不停。张家李家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东扯葫芦西扯瓢，干多

长篇纪实文学连载

大地的云朵

——新疆棉田里的河南故事

□阿慧



重的活儿都不觉累。可是这几年，村里人少了，地也没人种了，到了晚上黑灯瞎火，连个串门说话的人都没有。人老了，不怕干活怕冷清，你瞧瞧，这热热闹闹跟唱大戏一样，多好啊！”

手机铃声陡然响起来，我忙接听，一个清爽的男中音：“喂！阿慧老师吗？我是刘明，你在哪儿呢？”

我猛地想起了六场的老乡，三十连连长刘明，忙说：“刘连长好，我在张立老板的棉地里。”

刘连长说：“我知道那地方，一会儿派车去接你。团部的周口老乡想和你见个面，今晚大家吃顿饭。晚上见，阿慧老师。”

我握住手机站在那儿，仿佛有一小团火从手心蔓延到我心底。一时间，像是站在老家的棉田，地和人都亲近。

不大会儿，开过来一辆小白车，尘烟散去，一个人在车门口向我招手。我背起小包，对“指甲姐”说：“大姐

我回一趟场部，麻烦你给张老板和老板娘说一声。”

“玫瑰女”说：“姐你不回来了吗？回咱老家吗？”

大伙儿都站起来看着我，我笑着说：“明天就回来，还没有跟你们待够呢？”

姐妹们说：“那就好，快回来，少了你不热闹。”

司机小周接过我的包，说：“刘连长他们正开会，咱们直接回场部。”

路两旁的树木，枝叶明显稀疏了，天空显得愈发高远。只几天功夫，地上的黄叶又增厚了不少。它们在树下慵懒地翻滚着，似乎把裹带它的小风也染成了黄色。

途中的棉田，白棉花明显稀少了，棉地间的颜色有白有褐，看上去像是被人扫了一半积雪的广场。

小车在六场大楼停下，小周司机把包递给我，说：“阿慧老师，你先上楼休息一下，晚一会儿我们来接你。”我说：“辛苦你了，小周，回见啊。”

进了楼，一股暖气扑过来，身子有种融化的感觉，腿和脚像糖稀一样软。我拉着楼梯扶手，一步步地上了二楼，拐进了我的临时小屋。

摸出钥匙打开锁，屋里比楼梯更暖和。一眼看见我的蓝色拉杆箱，忍不住上前摸了摸，像是安慰这个被冷落的老伙计。

三天前，我放下行李箱，匆忙去了张立老板处，这时才得以看清小屋里的陈设。这间屋，比四场筒子楼那间要小一半，只铺一个木制单人床，摆两张学生桌。一张放一台小电视，一张放两只暖水瓶。门边并排两只塑料盆，两个塑料桶。最重要的是，暖水瓶旁边还有一个电用烧水壶，同四场的一样大小。这让我很是踏实和愉悦。

目前，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烧水洗个热水澡，虽然和四场一样没条件，但我创造条件也要洗。提两只小塑料桶下了楼，身上和脚步都添了力气。路过一楼大办公室，我伸头看看，门开着，没有人，想起他们正开会，就轻轻地溜了过去。

尽头有个洗漱间，我仔细地看了看，希望能看成洗手间，能解决夜里如厕的大问题。它的确是个洗漱间，但仍然没有厕所。能洗漱也成啊，我已相当的满足了，就接了相当多的两桶水，一手提一桶，硬着胳膊硬着腿，练起了少林提水功，一口气提上楼，坐在床边大喘气。插上电热壶，烧开三壶水，倒满两只暖水瓶。腾空一个小水桶，两只塑料盆都用上，先洗头，再擦澡，最后站在盆里从头浇。浇掉泥土污垢和异味，感觉身上轻了好几斤。

擦干净地板，打理好长

发，换上干净衣服，正打算下楼洗衣服，电话响起来。刘连长说：“阿慧姐，下来吧，我们都在楼下。”

小白车旁站着三个人，刘明连长和张干事我都认识。刘明介绍说：“这是房明，二十八连指导员，老家在沈丘县刘庄店镇。”

我一听，大惊又大喜。房明上前说：“大姐，咱是一个县的老乡啊！”

“可不是嘛！我老家在沈丘县城东关，离刘庄店不足60里，挺近的。”

我看看天，又看看刘明和房明，用老家话说了句：“我咋感觉这是在咱河南老家哩？”

几个人都哈哈笑。

一上车，刘明就对开车的张干事说：“咱们去总部，请阿慧姐吃大餐。”

我知道总部就是总场，初来时，我报到的地方就是总场，就赶忙说：“简单些，主要是老乡一起说说话。再说我是回民，咱们就近吃点清真拉面、拉条子就成。”

走着说着，天色暗了，隔条水沟见总场大楼没灯光，再看看旁边住户也没亮灯。刘明说，停电了。房明说，去芳草湖。

小车拐上出城的大路，两注车灯一打，宽阔的公路乌黑锃亮，像一条油润的石油带，西边的地平线仅剩一丝月牙白，一簇簇顶花的芦苇，一棵棵金色的榆树，被月牙白和车灯捕捉，是那种惊人夺魄的清美，清冷中溢出难言的高贵，孤寒里散发夺人的气韵。

我说：“美！新疆是一副看不够、要人命的油画。”

房明说：“我们看得多了，只有凄凉、萧条和枯燥，但我们新疆荒凉而不贫瘠。”

我说：“咱们要去的地方叫芳草湖，驻地叫新湖，这里没水却有湖，很特别哦。”

张干事说：“新疆这地方，几千年前是海洋，是蓝色的瀚海，后来干枯了，就成了黄色的旱海了。”

房明说：“没水有湖，也是一种美好的期望啊！”

张干事开车相当野，而且越开越野，也许是因为他驾驶的是辆越野车吧，只听穿破空气的声音，窗外的一切都无法辨清了。想起总部的司机老胡，开车也是出奇地快，坐在车里有种飞翔的感觉，同老家平原上的司机，不是一个节奏。我私下想，是因为这里路好、平、宽、新，每一条大路都像是京广高速；是因为车少，路上很少遇见车，偶尔有几辆满载棉花的大车驶过，很长的一段时间视野空辽；是因为车好，无论是在场部停泊的，或在路上跑的，越野车居多，酷似一匹匹品质优良的野马。

(未完待续)
(此书由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)